

④3 學文經聯

潮說小

編主●弦癡

屆 3 第報合聯

集品作獎說小



聯經文學④③

小說潮

——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作品集

痲弦主編



聯合報叢書

小說潮

——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作品集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合報社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總經理 聯合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三九四〇一三七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第四次印行

有版權・禁翻印

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評選結果

第一名 老榕／張子樟

第二名 散戲／洪醒夫

放香魚／江湖白

第三名 祈教授／小赫

榕／履彊

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評選結果

佳作 十篇

太平山／江彤晞

愛情試驗／李昂

歸來／李永平

羅娜要來／李捷金

白鷄記／吳念真

等待一個生命／袁瓊瓊

癡女阿蓮／商晚筠

鋼皿／商參

跳槽／顏崑陽

過腰龍／關宇

特別獎

陳若曦

目次

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評選結果.....	張子樟 一 (一)
老榕.....	洪醒夫 二五
散戲.....	江湖白 五
放香魚.....	小 赫 三
祈教授.....	履 彊 二九
榕.....	江彤晞 四三
太平山.....	李 昂 一五
愛情試驗.....	

歸來·····	李永平	一八三
羅娜要來·····	李捷金	二〇七
白雞記·····	吳念真	二三五
等待一個生命·····	袁瓊瓊	二七七
痴女阿蓮·····	商晚筠	二七五
鋼血·····	商參	三〇三
跳槽·····	顏崑陽	三五
過腰龍·····	關宇	三六一

老榕

張子樟

臺灣省澎湖縣人，卅七歲，現任北市建國中學英文教師。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只發表過碩士論文「大學女生傳播行為與其對傳統角色變遷的認識」，此次獲獎的小說「老榕」是他的第一篇小說創作。



走時，吳老闖正在檢查一輛跑天下的引擎，前車桿明天要扳金。吳老闖抬頭再叮嚀他：「最慢明天晚上一定要趕返來，阿棟九山無你不成！」

九山阿棟埋在車盤下，他走過去踢踢他們的腳踝，兩人不約而同探出頭。

走啦！後天那兩個會不標算啦！

阿棟樂得舉起雙手搖晃。

九山踹他一腳說，別給牧神迷了路！

公路車在高屏公路上奔馳，芒果樹椰子樹迎面撞來，又向兩側飛去。他數著一厝厝農舍，一田田綠秧，心裡濃濃的酸苦大概就是所謂的「鄉愁」。遠遠檳榔樹來道的小徑，有晚歸的老農躬背荷鋤，彷彿就是常來入夢的爹親。每次阿兄來信說：「……阿爹近來真瘦，才六十出頭……。」「……阿爹又犯咳嗽，也是不肯看醫生……」他晚上就夢見阿爹；只是夢中的阿爹一日比一日衰

弱，怕再沒像那老農一樣厚實的寬背了。

這是近兩年來頭一次回家。新年曾放假到初五節開，阿棟九山都回嘉義去了。他自動放棄休假，為老闖照顧店，讓老闖一家環島一週，他說是因為老闖一家人都對他好。初五阿兄來看他，沒說阿爹罵他，只說娘念他。臨時轉告阿娘的囑咐說：「……阿爹身子一日一日差，是憂急來的，不要再跟阿爹嘔，有閒回家走走。」

那一夜老闖全家旅遊回來，又談又笑，還給帶了許多土產；他卻一夜沒睡好。都市像個永不知困倦的傢伙，只在三四點才靜謐了一會兒。這時第一次聽到壁角有三兩聲紡織娘的鳴聲，不覺掉下一串淚；心內老想著阿娘的叮嚀。

初六開張，忙到黃昏，天灰茫茫暗下來時，他忍不住抬頭癡癡望著遠方，望著，望著，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客人問他望什麼，他說看「煙」，客人居然掏出煙給他，他搖搖頭又開始工作。他們不明白，他心裡有幅抹不掉的畫；在蒼蒼暮靄中，萋鬱的竹林上，一縷蜿蜒的青煙來自老家燒穀殼或柴草的大灶，絲絲、片片、團團、漫漫……，他最喜歡那夾著泥土氣和草香的煙味。

他已經好久沒有聞到那熟悉的味道，現在每天在鼻孔進出的是汽油燃燒噴出的油腥味。他預備明年就和阿棟九山合資經營汽車修配廠。他把薪水留一半托老闖娘隨兩個可靠的會，另一半寄回家。每次錢寄到，阿兄隔天一定來信，因為阿娘催他急。娘要阿兄轉告他，不要寄太多錢，留

一些自己用，注意飲食冷暖。看信的心情，總是感傷中摻著些微失望；離家後，阿爹沒帶過一句話給他。

今天接到阿兄的信，他原打算托九山後天標下那兩個會，經不起二人左勸右勸又算了，反正事情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下車後，天全黑了，鄉人沉醉在連續劇裡，一路行來沒遇到個熟人。走到老榕樹下，他忍不住坐到榕樹的老幹上。這老榕在去車站的路上，它的樣子很古怪，在根幹部歪成一個小寶座。整個看來像一個摔倒的人屁股黏在地上，卻固執地撐起上半身。據阿爹說，老榕年輕時被颱風連根拔起，又掙扎著活下去，就長成今天這副樣子。老榕的葉子像一把大傘蓋，童年他在樹下拉著它的氣根盪鞦韆，小學時烤完番薯，就在樹下捉迷藏等吃番薯，進了中學，他則常在樹下唱著「菩提樹」這首歌：「……我曾在樹蔭底下，做過甜夢無數，我曾在樹幹上面，刻過寵句無數，快樂和痛苦時候，常常走近這樹……彷彿像今天一樣，我流浪到深更……。」有一回，他夢到老榕跟他在都市流浪，它受不了都市的噪音，竟枯萎了。

月光灑在新舖的柏油路上，像著上新裝的村姑，樸實中有可喜的新穎。路在變，人也在變，只有老榕仍有不變的親切。他摩挲著樹幹突出的結，滑溜溜，隱隱閃著褐色的光澤。他在心中輕喚著：老榕、老榕。在異鄉的夢中，老榕的氣根就像一雙雙素手常向他招喚。

大路邊正對老榕那塊水田是他家的祖產，隔一條圳溝和大路相接。每天中午休息時，樹蔭下躺著許多歇工的鄉人，阿爹就在那些人中間高談闊論。再跳三條田壠，又有他家的另一塊良田，在幫浦厝邊，田水最豐。耕作完，大堆男女聚來，洗臉沖腳。阿娘和其他農婦一樣，順便把衣服帶來，站在水裡就著水泥岸洗衣閒談。因為地利，阿爹和阿娘變成村裡有頭有臉的人。

不久前阿兄來信說：「……田已談好價錢，路邊的清叔要，幫浦邊的水吉出價高，大概賣定了。」

他坐在樹下，想到終於要賣去最後兩塊祖產，心不禁一疼。原來他提議賣地，只是賣掉那溪浦地和香蕉園。如今要賣去這僅剩的兩塊地，雖然不是他的錯，卻使他愴然暗驚，不知阿爹怎樣忍受？

唧唧唧唧唧唧，他愛聽這些聲音；走到溝邊，掬一捧水搓搓手，他愛溝水清涼，帶著青草的芳香；田裡的秧已有半尺高，在風裡婆娑，像互相在打趣，如果細聽，植物也有語言傳情達意。這夜景，這田園，這些蛙鳴蟲叫水聲淙淙，是孕育成他的一部分。

走到二伯家烤煙房的柚樹下，他趟起了。不遠處他家廳門亮出慘白的燈光投在晒穀場水泥地上，晒場邊緣新堆上一叢叢一山山稻草，晚風過處送來一陣陣乾草香，月亮當空照，這是很平和

的夜。他終於深深吸一口漫著柚花香的長氣，慢慢走過去。晒場周遭親戚家喧出電視聲，掩蓋了他拍嗒拍嗒的步子。跨進門，阿爹才從事務桌前抬起頭，摘下老花鏡，放下算盤，強抑著激動，只淡淡地點頭：

回來啦？

他怯怯上前，囁嚅地叫，阿爹！……

話才出口，就哽住了。阿爹的雙鬢全白，兩顴骨稜稜，兩年不到，全變了一個人，當年，他在廟前訓練宋江陣那股英氣活力全不見了。這是普渡時搶著當爐主那聲若洪鐘的阿爹嗎？

阿爹的平靜，使他想到止水、枯木，使他覺得悲哀。他寧可阿爹像以前火爆爆指著大門直逼他：「……你走你走，孽障，走得遠遠的，免得下祖宗的面子。」

他卻只說：去看你娘，她在廚房，我再把這些帳算算。

電壓不夠，廚房仍沒改裝日光燈，二十燭光的小燈泡，朦朧亮。阿娘正在煮豬食。聽到喊聲，她從灶前起身，拉著他的手就哭起來。在她低頭拉衣襟拭淚時，他看到阿娘頭心毛髮稀稀疏疏，挽在後腦的髮髻鬆鬆垮垮。她不停拭那停了又流的淚。

見過你阿爹了？

嗯！

阿爹怎麼說？

什麼也沒說，他在算帳。

帳！唉——，可憐把他磨得……，你也不要怪他！

不會啦！阿娘，阿兄呢？

你阿兄送麗娥回療養院，明天的事不能讓她知道。

明天在那裡……？

孟禾叔公家的大廳。

爹怎麼忍受？

唉——，看破啊！早早若看得破，也無今日的痛……。

喃喃的阿娘，不是怨懟，是種無可奈何的悲歎。

也不能全怪阿爹……。

他隱隱已能體會阿爹的心境，他不再以為阿爹虛愛面子，為榮宗耀祖，一代一代都要奮鬥，阿爹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他有自己的生活模式，不幸他遇到一個無法挽回的天命，好像一隻困獸，他要掙扎完最後一點力量才肯完全屈服。

半夜醒來，走出屋外上廁所，發現夜色很美，四周傳來輕輕的酣聲。他享受著涼風清露，感覺對家鄉有一股無可言喻的孺慕依戀。都市的夜，常使他一上床就昏睡到天亮。

回到臥室，已無法入眠，阿爹房裡有一陣陣反側的聲音，夾著刺耳的乾咳。好久，迷糊了一陣，朦朧中聽到開門及輕輕的足音，在空寂中，足音漸遠。

他疑惑地睜開眼。突然，一個意念閃過，他一躍而起，披上外衣，闖黑裡摸過臥室的門框，把廳門伊呀打開，正待往外竄，阿娘急急的喊他：

耀仔！他要去那裡？

阿娘，我聽阿爹出門去，才下半夜，他要去那兒？會不會——？打了一個寒噤不敢說出口。唉！不會啦！不用煩惱，這一兩個月裡，他睡不好，時時半夜出去走走啦！

哦——，我還是去看看。

也好，你可知道他去那兒？

他點點頭。走出門，迎面一陣清冽的夜氣，好涼爽。大地仍在沉睡，天空很開闊，仲秋的月兒和稀疏的晨星閃著冷冷的光。不住鄉間，無法領略夜的神祕偉大。若無夜的安撫，白日那來奮鬥的精力。他躡足走去，惟恐打擾鄉人的安眠，一路只聽到豬隻唔唔的睡聲。

靠近田野，蛙聲蟲鳴又亮起來。他知道阿爹到那兒去。昨夜，他告訴阿爹，路邊那田的稻秧

發得真美，阿爹就說：

好地出好瓜，這畝田，播熟米都會長出芽來。唉——，實在……。

當時他故意打岔問阿爹：

後庄那兩塊地可是還種香蕉？

不！油叔買去那田已經挖做魚池，飼養吳郭魚，粗魚是粗魚，聽說真賺錢。阿根仔買那田，香蕉收完，也想挖魚池。現在養魚的人可多哪！看人賺錢就跟人後追，不怕像咱們種香蕉那一年？……

阿爹忽然住口不談慘痛的那一年。起大厝借的錢原指望那年香蕉收成來償，偏那年香蕉被颱風打得七零八落。那年除了自己的香蕉園，還下了大本錢包附近幾個園子，卻收不到預期的一半。

大厝蓋得實在太講究，阿姊的嫁粧歸寧也花得太多。就好比一張破網，一個洞還能補，多個洞就常補了這洞拉開那疤；現在莫說補不來，這張網根本廢了。

遠遠地，他看到阿爹在田裡彎腰這頭挖挖梭梭，又轉到那一角撈把土塞塞捺捺，他走到身邊都沒發覺。

阿爹！

阿爹吃一驚抬起頭，好像被發現秘密的尷尬。

你起這早？這兩處田埂流失了，沒塞好，田水會流光光！